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16年10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简称《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简称《条例》)。11月2日,《准则》和《条例》全文发布。

全面从严治党,十八届六中全会的鲜明主题。作为一个有8800多万名党员的大党,如果不从严治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作为一个在有着13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党,如果不从严治党,就会逐

渐丧失执政能力。《准则》和《条例》分别是对《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接续与升级,它们都是在新成果新经验的基础上完善而成,更适应新形势,也更具现实指导意义。

从2015年修订《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到前不久《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印发,再到这次《准则》和《条例》的审议通过,一条内在逻辑清晰可见,即党内制度层面的监督体系越来越完备,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制度保障。

“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

摇则枝叶茂荣。”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不从严,中国共产党这棵大树就无法枝叶茂荣;不从严,即便枝叶茂荣也难以持续迎击风雨洗礼。全面从严治党,才能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应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让执政党更有生命力,才能使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

“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从从严治党,中共一以贯之。90年前的1926年,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专门发出通告,“此种(腐败)分子近来各地均有发现,大会为此决议特别训令各级党部,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

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份反腐文件,从“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等文字表述,完全可看出党中央从严治党,以及对腐败的零容忍。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决查处了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这次全会则确认了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王珉、吕锡文等人开除党籍的处分,无不说明中国共产党敢于直面问题、纠正错误,勇于从严治党、捍卫党纪,善于自我净化、自我革新。

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严”,关键在“治”,前置是“全面”。全面从严治党,严就严在挺纪在前,所要治的对象不只是普通党员,而是所有党员。值得一提的是,《条例》专门就党的中央组织的监督单设一章,强调中央委员会成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并提出“中央政治局委员应当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自觉参加双重组织生活会,如实向党中央报告个人重要事项”。这就有力证明党内决不允许存在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组织和特殊党员。

“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乱?失民心而

已!”全面从严治党,效果显著。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得到净化,党内政治生活持续展现新气象,也赢得了党心民心,为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保证。全面从严治党,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判断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效,不只在构建了多少制度,打掉了多少老虎苍蝇,更在于通过立明规矩、破潜规则,依托于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促进政治生态不断改善。从这个角度说,全面从严治党所带来的制度性新气象,更值得欣慰和期盼。

从严治党大家谈

八卦

凌河



已晚谭

娱乐场内外,最风靡的大概要算“八卦”。女星的红杏出墙,男角的一夜苟且,一个“△”,成了“永恒的主题”。比如一个“肚皮新闻”,今天说她“小腹隆起”,明天又说她怎么“平坦”了,今天论她“孕味十足”,明天又来“澄清”发声明,真是“可惜了”。穿件上衣,必是“深V”,上衣长了一点,又是“没穿下衣”,挺一下胸,叫做“春光乍泄”,而穿一件泳衣,就更是“一览无余”啦。

明星的“八卦”,倒也罢了,粉丝们有这样的“兴趣”,明星们又巴不得天天“头条”,据说普天之下,莫不如此,也不必多加讨伐了吧!

奇怪的是,不知从何时起,反腐斗争这一场严肃的战斗,到了某些媒体甚至某些“看客”那里,竟也成了“八卦”的“亮点”、“花边新闻”的“素材”——在某些地方,一个贪官落马,就来挖他的“姐妹花”,一窝贪官端掉,更要来找他们的“公共情妇”呢!君不见墨吏罪行,分明有着十条,但是做到标题之上的,必定只有“与人通奸”,君不闻某些报网,最感兴趣的,只是贪官的“畸恋”甚至是“性癖”?《永远在路上》,该是反腐大片的,不少人眼里的亮点,是白恩培老婆患上那1500万的镯子,是周本顺16间房间的军区小楼,是魏鹏远家堆积如山的2亿现金,这当然不错,但是据说坊间还有一两声叹息,说这些贪官的“与人通奸”,他们的“淫乱情史”,以及传说中的“性贿赂”,怎么一句不提啊,真是“可惜了”!

其实这个“可惜论”,这些年并未消停过一刻——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落马,说他有“105个情妇”,报纸高举主打,网站屡屡头条,绘声绘“色”,兴趣盎

作为父母的艺术

严峰



书山寻路

最近有位女士到我们做的法律平台咨询,问她是否有权决定儿子的婚姻?

看到这个话题,大家也许会笑着摇头,觉得不可思议。事实上,在生活中,我们或许也会无意中做出一些在别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

大妈的丈夫在儿子六七岁时出车祸离世了,她靠起早摸黑摆小吃摊养大了儿子。现在,当了公司老板的儿子却“长出反骨来了”,“现在我说什么他都不听!十月份还到法院告我了。”

原来,今年八九月,她找人调查和儿子恋爱的一名女员工,发现这个女员工曾跟一个有妇之夫同居过。

她劝儿子分手,儿子不听;她跟儿子闹,儿子反而表示马上跟那个女人结婚。

她急了,在儿子公司大门口贴了一张辱骂那个女孩子的大字报,并指名道姓称她曾是“小三”。

当然了,去法院告她的不是她的儿子,而是她的准儿媳。人家告她侵犯名誉权。

我不太喜欢诛心论,但从这位女士说的来龙去脉来看,她的这些举动真的完全是为儿子好吗?我看未必。

在她的潜意识里,儿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自己辛苦生养了他,他就得听自己的,应在自己的掌控内。我想,如果她不是担心儿子从此“失控”,或许不会有此一举。

这是作为父母的一种极为自私的外在体现。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并没意识到,我们所谓的对子女的爱恰恰是在体现我们的自私,在满足或试图满足自身的某种欲望,比如控制欲,以及潜在的一种老来无依的不安全感。

然而,虽然你给了子女生命,但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掌控他们的人生呢。

2010年4月,湖南郴州发生一起惨案,一女子因与

丈夫吵架,将3个年幼的孩子绑在身上沉水库自杀。

或许这个妈妈认为她这样做是为儿女好,但这却是在剥夺一个人只有一次的生命,剥夺尚未来得及绽放的花朵经历狂风暴雨、享受阳光雨露的机会。

这样一想,这位女士的心态和这个母亲何其相似。她们扼杀的都是子女的选择权。

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的小说集《一只祭祀用的蛋》中有个短篇,篇名就叫《婚姻是私事》。

不同种族的男女主人公在异乡相遇并相爱。结婚前,男主人公尼麦卡回家乡征求长辈意见。

在这个地方,每个人的婚事都是由长辈指定的。当尼麦卡对父亲说自己有喜欢的女人时,遭到了父亲和族人的强烈反对。

“在族人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娶过讲不同语言的女子为妻。”

“这孩子的脑子出毛病了,只有高明的草药师能让他恢复理智。”乡绅涌进他的家,劝说他的父亲务必阻止这桩“荒诞的爱情”。

尼麦卡的父亲虽然很固执,但他理智地拒绝了找土医给儿子治病的提议。他坚定地认为儿子没有病。

最终他把选择权交给了尼麦卡自己。

如果这位女士能像尼麦卡父亲那样对待儿子的婚事,结果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使儿子和准儿媳在三百号员工面前抬不起头。听大妈的说法,儿子是非娶那个女孩不可的,也就是说,她还将自己推到了准儿媳的对立面。

如果真的为儿女好,就该放开手让儿女去过自己的生活。作为父母只是在关键时刻给一些提醒和建议。如果他们选定了一条路,父母就应无条件为他们祝福,即使最后他们的选择是错的,也要尽自己所能给予帮助和鼓励,这才是父子、母女一场!

翻检廖老师扔不掉的“昨天”

李泓冰



余烬录

此刻的上海,那位叫廖嫄的语文老师一定非常沮丧。她也许读过泰戈尔这句诗,并感同身受:有一个夜晚我烧毁了所有的记忆,从此我的梦就透明了;有一个早晨我扔掉了所有的昨天,从此我的脚步就轻盈了。

这位“优秀教师”,在“居转户”公示中,被作家六六指为医闹,招致群情激愤,人社部门出面称将进行复核。

医闹与上海户籍,两个极为敏感的话题碰了头,争议正在溢出上海。本来极不愿意对个人私德事件置评,天下人谁敢说说自己一定站在道德高地?但这则新闻早已超越私域,颇有社会舆情标本意义。

好吧,首先看新闻标题,近乎百分百冠以“疑似医闹女教师”——以女性来标签化负面新闻人物的恶习由来已久,积重难返。“女司机”是重灾区,尽管交管部门权威统计说,男司机违法违规比例远高于女司机。眼下又来了“女教师”。事件重点在医闹与优秀教师的身份冲撞,不在其性别。以性别、地域、行业、身体特征等发生的隐性歧视,经由大众传媒的长期默认,一直招摇过市,何时才肯消停?净化这方面的舆论环境,能否从志在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上海开始?

再看廖老师“医闹”前科。据当事人描述,委实很严重,难怪市民很生气:因索要化验单未果,发生语言乃至肢体冲突,导致医生鼻骨骨折,小便失禁。警方证实了这起事件,指双方均不同程度受伤。来自当时学校方面的信息则认为这是一起“非故意的偶发事件”,称要向受伤医生当面解释并道歉。

综合各方信息,即便再事

能。相当不解的是,在公众场合致人身体伤害,怎么不必付出任何代价?不是有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吗?即便不致入刑,那治安处罚也够不上?治安处罚够不上,社区矫正也没必要?社区矫正不需要,但社会影响如此恶劣,校方仍置若罔闻,推其为优秀教师,还能跳槽到市重点高中,并获珍贵的“居转户”名额?

每一个环节都松了扣,潜在的医闹,几乎成了零风险,这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中国式医闹何以愈演愈烈,医院何以屡屡成为大打出手重灾区。惨死于暴徒刀棍之下的医生们,生前都曾被医闹经常骚扰威胁,然而畏惧的是医生而非骚扰者,从法律、社区到单位一直袖手旁观,终至生命崩陷。

从这个意义上,反观围绕廖老师的汹汹舆情,她个人固然沮丧甚至忧惧,然而就整个社会生态而言,算是一个进步。六六的出手,可以视为社区监督的发端。新邻居要落户,社区原住民同意与否,应该算是一个重要砝码——特别是在其他监督相当苍白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有不堪回首的记忆,愧疚莫及的昨天。诗毕竟是诗,在互联网时代,你的记忆会瞬间成为公众记忆,“昨天”也刻骨铭心,挥之难去。当法律和体制还来不及刻录你的不当行为之际,公众却还记得。我们唯一能做的,哪怕法律够不着,也要用公序良俗约束自己。否则,开始没有出场的“代价”,会蹲守在某个拐弯处,让你猝不及防。

或能安慰廖老师的是,比她更沮丧,更想要烧毁记忆的,还有更大的人物,比如深陷邮件门的希拉里和曾经侮辱女性的川普,比如隔壁交友不慎的朴槿惠……

人生还长,相信廖老师还会有透明而轻盈的机会。